走天路

■本报记者 郑茂琦

情到深处

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天路，是战士们给连长陈海庆出的主意。家属来队前，陈海庆真就往家打了个电话，让妻子李丽带着6岁的儿子先从老家飞到叶城。等他和汽车运输队的战友到叶城时，再接上他们娘俩。李丽起初不想答应，但想到儿子难得能跟爸爸相处几天，就同意了。

出发前，陈海庆特意买了便携制氧机放在车上。他和儿子坐一辆车，妻子坐在前车。第一天，娘俩还很兴奋，头顶着蓝天白云，呼吸着清冷而新鲜的空气，感受着柔柔的风，四周尽是山峦、碧树、绿草、野花……李丽陶醉在美丽的自然风光里，儿子则好奇地趴在车窗上往外望。起初，路上的风景跟内地差不多；再往前，树越来越少了；再前行，绿色不见了，画面从彩色转换成黑白，而且以白为主，满山都是雪。

翻越库地达坂时，在一个回头弯，10米长的卡车紧贴着悬崖一侧。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陈海庆，把儿子抱起来往下瞧。他本想假装吓一吓儿子，但儿子很快从惊恐转为兴奋，乐滋滋地朝窗外看。

“爸爸，天上的白云好像棉花糖，离我们好近呀！”儿子对陈海庆说着，还想把手伸出去扯块“棉花糖”。

陈海庆放下儿子，给他戴好氧气面罩：“戴好，正翻达坂呢。”汽车继续往高处行驶，渐渐有雪花飘落下来。小家伙看到雪花，兴奋得手舞足蹈：“天上下棉花糖了。”

陈海庆提醒车队注意安全后，不由得为妻儿紧张起来。库地达坂是这条线路上第一个冰雪达坂，维吾尔语意为“连猴子都爬不上去的雪山”，最容易出现高原反应。看着儿子欢快的样子，他感到非常欣慰，这孩子是块上高原的料。不过，坐在前车的妻子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段路上，手机没有信号。他用出发前自购的对讲机联系妻子，只听见她昏沉沉地说：“我还好，你照顾好儿子就行。”

姜 晨绘

车队到达兵站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高原汽车连，动是一条龙，静是一条线。陈海庆指挥全连停车，加油，维修。等这一切做完后，他才去找妻儿。这时，李丽早就带着儿子去兵站房间里了。陈海庆从食堂打好饭菜，走进屋里，就看见李丽眯着眼睛，搂着儿子躺在床上，表情有些痛苦。她看见陈海庆走进来，又瞥了眼他手里的饭盒，虚弱地说，我和儿子都吃不下。陈海庆心里也难受起来，开始后悔带他们走天路。他忙去车里把制氧机搬上来，给他们吸上氧，又跑到附近的餐馆，买了两份馄饨带回来。这时，娘俩已经戴着氧气面罩睡着了。陈海庆独自吃了几口，又赶忙去连队其他班里转一转。

第二天一早，车队又出发了。李丽一上车就斜靠着闭起眼睛，半睡半醒。儿子情况稍好些，但也不像出发时那么活跃。到了中午，车队行至康西瓦烈士陵园。车队鸣笛三声，李丽从昏沉中惊坐起来。她问陈海庆，怎么了。陈海庆说，没事，前面下车再跟你说。

车队在陵园附近休息的间隙，陈海庆带着李丽去了康西瓦烈士陵园。他说，这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，埋葬着守卫边关、为国捐躯的100多位烈士。凛凛的寒风卷起墓碑前的哈达。李丽看着向烈士祭拜的陈海庆，眼里突然溢出泪水。她挽着陈海庆的胳膊，朝纪念碑深深鞠了一躬。

傍晚，翻越一个5000多米达坂时，李丽乘坐的车突然轰隆一声巨响，发生了爆胎。幸亏驾驶员机敏，稳住了方向盘，缓缓刹住了车。陈海庆下了车，和战士们一起更换轮胎。李丽也摘掉氧气面罩下车了，可刚走几步她就气喘吁吁，感觉四周的风像针一样直往身上扎。陈海庆和战士们喘着粗气，推出备胎，在似雨似冰的雪里拿着扳手吃力地拧螺丝。在李丽眼中，他们稳稳地站在那里，仿佛增加了高原的高度，也增加了雪山的高度。

上车前，李丽看见一名战士手上破了几个口子，问疼吗。战士说：“这都不算啥，连长碰到的情况才多呢！”

到兵站住宿休息时，李丽掰开陈海庆的手，看到几个红红的、皴裂的口子，再看看他两颊的“高原红”，瞧瞧他那一身尘土，不由得心疼起来。她从包里取出护肤霜，给陈海庆涂上，然后放到他口袋里，叮嘱道：“每天都得抹，千万别忘了。”陈海庆笑盈盈地回答：“一定记得。”

第三天下午，车队终于抵达目的地。看着高原崇山峻岭，流水潺潺，野驴三五成群，几个孩子在绿茵茵的草甸上玩耍，陈海庆问妻子，这次旅程怎么样？李丽看了陈海庆一眼，说：“以后你在忙时，我的电话可以先不接，但必须带好车队。”她回头望着连绵的山峦，柔情地说：“你要做我和孩子的太阳，永不失约。”

家庭秀

让我摸摸你的军功章
有些话只能在心里讲
你是我的爱人
是我最大的荣光
我是你的妻子
是你温馨的海港
今天，我们同享荣耀
见证你收获荣誉的时刻
这一枚闪耀的军功章
如一朵永不凋零的玫瑰
在我的心中绽放

尹 靖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举行荣誉表彰大会，邀请获奖官兵家属前来见证荣耀时刻。图为一级上士牛丽全接受表彰后，妻子上台为他送上鲜花，轻抚他的军功章。

王光杰摄

永不褪色的赤诚

■李宝宝

家 人

记忆中，姥爷总穿着一条绿色的旧军裤。他说，那是他最舒适的着装。

姥爷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。1951年，他从卫生干部学校毕业。那天，一列火车把他和战友们从辽宁拉到了朝鲜。刚下火车走了不足几里路，那列火车就遭到了敌人轰炸。他和战友们连忙躲到山下，天快亮时才悄悄赶回营地。

由于营地经常断粮，姥爷除了负责给伤病员包扎，还要跟战友们一起去运粮。有一次，运粮途中遇到敌机经过，大家连忙钻到柴火垛下。等敌机离开，他们想爬出来，身体却被柴火棍卡住了，无奈之下只好把柴火垛推倒，这才一个接一个从里面爬出来，过程既惊险又好笑。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姥爷都会乐出声。

姥爷随部队回国的那个冬天，患上了大叶性肺炎，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半个月。出院那天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说，好像从未见过那么蓝的天。后来，他的立功喜报送到了家里，全家人引以为傲。

再后来，姥爷自学了外语和医疗技术，为自己所在的某部队医院建设作出突出贡献。年幼时的我，常常和小朋友们去礼堂给姥爷献花，台上的他身穿军装，无比威严。如今，同样从事医务工作的我才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姥爷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到自己的医院，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。

姥爷是参军后入的党，而我是高三入的党，这成了让他无比骄傲的事。2006年，我考上了军医学校，和姥爷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。收到第一笔津贴后，我迫不及待地给他买了一条新裤子，可他至今还没穿过。他说，新裤子不如旧军裤穿着舒服，他们这辈人一身血、两脚泥，只要身穿军装，就是最让他们开心的事了。

时光荏苒，我已工作数年。前些日子，我休假回去看望姥爷，还带他去看了电影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。他依旧穿着那条旧军裤，一路上迎着寒风颤颤巍巍地前行着。在电影院里，当看到战士们高喊“跨越73年，我们与你们同在”时，姥爷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那条绿色的军裤对他的意义——一代代，一辈辈，血脉里是那永不褪色的赤诚。

两代之间

戍边『同行』

■晏子祎

军校临近毕业那年冬天，我陪母亲去了父亲所在的边防连队探亲。

那天，母亲天不亮就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，一会儿翻炒锅里的馅料，一会儿往面盆里倒热水。“你来尝尝好吃不？”我接过母亲手里热气腾腾的糖糕，一口咬下去，外皮酥脆金黄，里面还包裹着糖浆。天气寒冷时，来上一口糖糕，再舒服不过了。多年来，母亲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。每次父亲离家前，母亲都会给父亲做糖糕。糖糕熟了，相互道别后，父亲就该回单位了。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我不禁感慨，父亲守了30多年边防，母亲也等了父亲30多年。

一切收拾妥当后，母亲准备的两个大袋子已被各种各样的美食塞得满满当当。她说，给连队官兵也准备了一份，自己亲手做的食物总是多些家的味道。他们是保家卫国的战士，也是父母挂念的孩子。

那天，我和母亲乘车一路翻山越岭，快到晌午才抵达父亲所在边防连。我们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寒风里等着，一边搓手，一边跺脚，焦急地朝我和母亲来的方向眺望。见我们下车，父亲赶忙迎上来，接过母亲手里的袋子。旁边一位战士笑着说：“可把你们盼来了，晏军医早早就出来等着啦！”

走进屋里，我一眼就看到父亲准备好的装具。原来，他还有巡逻任务。父亲和战友长年驻扎在大山里，这里寒季很长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可他们从不曾抱怨。我想，不久的将来，我也要分配到基层单位，应该和父亲一起走走这条路。父亲答应了我的请求，母亲则留下来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。

山路陡峭，积雪没过了膝盖，凛冽的风裹挟着雪花扑面而来。没一会儿，我和父亲的帽檐、面罩上就结了一层霜。我的脚步越发沉重，想先缓缓。父亲笑着看了看我，继续往前走。他个子不高，步伐却很坚定。其实，连队考虑到我和母亲大老远来，想让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团聚，可父亲还是坚持要参加巡逻。

我不敢停留太久，只好加快脚步追赶父亲。快到山顶时，我回头看到了山下营区里飘扬着的国旗，再望向自己来时的路，觉得这段路好像并没那么难走了。

“当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，就像走上这条巡逻路一样，会遇到许多困难。如果在起点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，那途中无论遇到什么，你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只有坚定地热爱你的军装，你才会懂得这一路的意义。”父亲缓缓地说。那一刻，我好像忽然理解了父亲，理解了他那份不知疲倦的坚守。这一切，源于他戍边守防的初心，源于他对这身军装的热爱。那天，我和父亲回到营区，已是晚饭时间。连队战士们正开心地吃着母亲和他们一起包的饺子，脸上溢满了幸福。

军校毕业后，我也回到了边疆。今年春节前，我和父亲的喜报被同时送到家里。父亲荣立三等功，我获得了三级表彰。我所在单位了解到我和父亲双双获得荣誉的情况，在表彰大会上设置了一个视频通话环节。我与父亲身披绶带，相互敬礼……站在颁奖典礼现场的我，眼前再次浮现和父亲一起巡逻的场景。我想，我会像父亲一样，走好军旅路，书写自己的青春。

徐金鑫绘

说句心里话

梦圆军营

■徐光阳

从小，母亲就经常给我讲诸如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等道理。多数时候是她在说，我很少深想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与几个同学合伙创业。就在我干得热火朝天之际，母亲数次打来电话，鼓励我当兵。她说“年轻人当兵是义务，也是责任”，说“部队锻炼人，是男子汉该去的地方”，表达有时候还略带诗意，“如果每朵浪花都不发出声音，大海就会沉默”……在她的鼓舞下，我走进了军营。

母亲年轻时，没赶上部队招女兵的机会，所以她参军的梦想没能实现。后来，只要有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当了兵，回乡探亲时，母亲都会精心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热情招待，自己俨然一副“兵妈妈”的样子。

当时，我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。母亲却说，要是我也当兵，她就是名正言顺的“兵妈妈”了。说这句话时，母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。

其实，我知道母亲为什么有军人情结，为什么见了军人就感到格外亲切。母亲曾告诉我，太公（外公的父亲）小时候给地主放牛，由于山高坡陡，有一头牛滚下山坡摔死了。在炎炎烈日下，地主用绳子将太公捆住，吊在树上打。太公奄奄一息时，是红军救了他。后来，太公要参加红军，但因年龄太小，红军没有收下他。我的外公则是因体检不合格，没当成兵。“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，就没有你。”就这样，“怀揣红军恩情当兵”成了从太公到外公再到母亲三代人的坚守。母亲将这份情结，又寄托在我身上。

“当兵是你的义务，如果大家都不当兵，谁保家卫国？”我与母亲争辩时，她都会用这番恳切真挚的言辞激励我。不过我嘴上虽然那样说，心里还是充满了对军营生活的向往和对军人的敬慕。

纵然远隔千山万水，儿女永远走不出母亲的视线。我参军入伍，母亲的叮咛也紧随其后。登上前往部队的列车前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儿子，要时刻把公家的事放在心上。”新训时，母亲叮嘱我：“新兵生活可能比较苦，但这是军旅人生路的重要一环，我和你爸永远以你为荣，加油。”下连后，母亲对我说：“有时间就多读书……”

投身火热军营，我对人民军队炽热的人民情怀有了更真切的感悟，也读懂了家中三辈人念念不忘的红军恩情、代代追求的当兵梦想。这份朴素的军民鱼水情，历久弥珍、历久弥坚。